

liang
du
良度

第四辑

文坛里的那些事儿 ①

北岛之后：事件与印象

以生命的名义

被遗忘的「知青」部落

萌萌教授的精神遗产

那个夏天，那个女生

本命年我向世界首富求助

城里的姨妈

打烧饼的老赵哥

以生命的名义



流水日子中的菊韵刀凉

一个人的街道

从北京图书馆出发

我心中的神农架

但愿人间花不败

出逃·私奔·失踪

藏在心里的话剧

文匯出版社

良友
liang you

第④辑

以生命的名义

主 编

萧关鸿 蔡晓滨

执行主编

臧 杰 薛 原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以生命的名义 / 蔡晓滨 主编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7.10
(良友丛书第4辑)

ISBN978-7-80741-265-6

I. 以... II. 蔡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48432 号

以生命的名义(良友丛书第4辑)

主 编 / 萧关鸿 蔡晓滨

执行主编 / 臧 杰 薛 原

责任编辑 / 何 璟

装帧设计 / 书衣坊·朱赢椿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良友书装·毛海红

印刷装订 /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200 千

印 张 / 13.25

印 数 / 1-6 000

ISBN 978-7-80741-265-6

定 价 / 22 元



文坛里的那些事儿(1)·周昌义·001

[路遥和平凹,当年陕西之分坛主 / 作家越大,越脆弱,越经不起退稿 / 《平凡的世界》读着就感觉罗嗦 / 在火车上,《白鹿原》“复活”了 / 陈忠实发财,贾平凹叹气 / 张抗抗一招无影脚,正中平凹后心 / 老贾说梦话:《废都》重印]

北岛之后:事件与印象·刘春·038

[Pass 北岛 / 海子自杀 / 顾城杀妻 / 阿橹伏法 / 诗歌污染城市 / 柯岩“抄袭” / “赞助”诗歌 / 甲申风暴 / 性丑闻、恶搞与裸体朗诵]



以生命的名义·德方·053

[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 / 她手托赤裸的婴儿坐在铺满报纸的床上 / 我从没给人接过生,但我给羊接过生 / 再也没有了达娜 / 她为什么不打胎 / 插队使我们善良的人性从迷茫与践踏中凸现出来]

被遗忘的“知青”部落·逍遥·079

[老于只有北京户口而没有家 / “新疆支边青年” / 支边青年大多属三类人 / 他是1970年被打成反革命的 / 老于又搬了家,还找了位老伴]



萌萌教授的精神遗产·尤西林·089

[她有一种美,但不属于漂亮 / 我们三人谈起各自年轻时的纯洁恋情 / 萌萌看人的眼光理性而犀利 / 她将超出私人圈子而成为文化人物]

那个夏天,那个女生·鲁礼安·095

[她那种希腊式的古典美,成为我那时衡量女孩的标尺 / 十年之后,“反革命地下组织”一案由省委下文宣布“不能成立” / 过去都快四十年了,回想起来,恍若昨日]



本命年我向世界首富求助·蔡蕾·101

[我身上一般只有两块钱 / 也是满脑子的痛苦 / 还让不让我讨老婆 / 我盖的一条鸭绒被已经有二十年了 / 我不要一辈子的贫穷]



城里的姨妈·摩罗·115

[姨妈宁愿自己饿饭 / 乡下人很难体会到城里人的艰难 / 有两个最贫穷的工人之家被塞进了这个破破烂烂的垃圾窟 / 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]

打烧饼的老赵哥·柴进·132

[卖烧饼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 / 赵望望四周无人,很热切地问我手里有没有黄色录像 / 他的烧饼摊子不见了]



流水日子中的菊韵刀凉·桂丽·139

[相遇恰逢其时 / 榻榻米上的从容静观 / 苦心温情 / 失去,孤独 / 茶泡饭的滋味,秋刀鱼之味 / 樱花仍故飞飞]



一个人的街道·高瘦人·149

[多一个房间如同多出一座宫殿 / 工人在那个年代就是贵族 / 荷尔蒙激素也蓬勃欲喷 / 蒲台路又少了一个故人]

从北京图书馆出发·李幼蒸·164

[退出社会 / 走进北图 / 博览社科 / 外语工具 / 笃志向学 / 现代西哲 / 饥饿年代 / 安危之间 / 北图关闭 / 重进北图]



我心中的神农架·古清生·175

[金丝猴的一夫多妻家庭 / 雌猴的妻妾生活 / 浪漫情事 / 迁徙: 金丝猴的生活方式]



但愿人间花不败·韩石山·189

[关于鞦子的研究 / 但愿女人永娇憨 / 女人是最不记仇的]

出逃·私奔·失踪·阿琪·194

[能逃到哪里去呢 / 从两年前就开始预谋 / 私奔是需要勇气的 / 为他的妻子难过 / 她失踪了 / 阿萝真酷]

藏在心里的话剧·张梦阳·199

[好演员是不靠长相而凭艺术服人的 / 曹禺建国后写的戏越来越差 / 执笔创作大型话剧 / 在王府井的清华池里]

良友稿约·138

良友余话·204



文坛里的那些事儿(1)

——“三巨头”和“陕军东征”

周昌义

小王：非常感谢周老师答应和小王聊文坛。

老周：不是聊文坛，是聊我自己，聊我在《当代》。

小王：一个大编辑，一家大刊物，就是文坛，对小王这样的文学晚生，都一样。

老周：都高高在上，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。其实不咋的。

小王：嗯，要不人家韩寒说“文坛是个屁”。呵呵，这可不是小王的观点。

老周：但是，代表了你们的心声。

小王：一点点而已。

老周：要是《人民文学》刊发了你的处女作，李敬泽老师宣称一颗文学新星诞生，《中华文学选刊》隆重选登，王干老师惊呼文坛又见美眉，韩寒还能代表你一点点心声不？

小王：周老师的意思，韩寒当年要不被退稿，被评论家们隆重推荐，文坛就不是屁了？

老周：你倒会移花接木。其实，文坛是什么，跟谁说什么没关系。比较起来，韩寒还算客气的。

小王：还能怎么不客气？其实，小王对文坛还是心怀尊敬的。

老周：不要装，你是对文学心怀尊敬，不是对文坛。文学跟文坛不是一码事，文坛可能是个屁，也可能不是屁，是别的什么。文学不是，起码它是我们大家的碗饭，饭碗里装的是饭菜，不是屁。

路遥和平凹，当年陕西之分坛主

老周：刚才一通题外话，算是开场白，现在言归正传。

小王：好。周老师答应接见以后，小王做过一些功课。周老师八五年进《当代》，如今已经二十二年，是《当代》现役编辑中编龄最长资格最老威信最……



路遥和贾平凹

老周：打住，别让周老师起鸡皮疙瘩。先约法三章，你还是用你们这一代人最擅长的口气说话，玩世不恭，不屑一顾，都行。就别学着世故，别装。因为你内心没那份敬仰，装不像。说到我，说优雅点，是资深编辑；说通俗点，也就是编辑老油子。

小王：总之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大腕，要捧一个作家容易，要毁一个作家，也容易。

老周：那不是老编辑，那是老妖怪。其实，更多人的眼中，文坛是一个江湖，有几大门派。《当代》叫做“现实门”，我算是“现实门”长老。其实在我的眼中，文学更像是佛，文坛就是佛门，《当代》就是一大佛教名山名寺。

小王：太神圣了吧？

老周：说到佛，不一定就神圣。要说神圣，是作家，他们才像寺庙里的

菩萨。

小王：周老师呢？是寺庙里的住持，方丈？

老周：主编才是方丈。我也就一个小和尚。

小王：不对，应该是佛门高僧。

老周：我们的工作，就是把菩萨供起来，有了尘埃，及时打扫，有了残缺，及时修补。

小王：我说是码头，周老师要说寺庙。好像寺庙比码头更江湖？你们这些小的老的老的和尚，其实掌握着菩萨的命运。想把谁供起来，谁的香火就旺。想把谁请下去，谁就喝西北风去，读者想烧香拜佛，都找不到庙门。

老周：有这种权力的，不是小和尚，也不是老和尚。是方丈，是主编大人。

小王：周老师谦虚，小王的确听说周老师捧红了不少作家。周老师的长篇小说《江湖往事》的腰封上就写着，神奇编辑什么的，还写着六大小说名家联袂力挺什么的。阿来、王跃文、阎真、董立勃、王刚、杨志军，都赫赫有名，他们啥时候力挺过谁呀？还联袂力挺，不就是因为周老师力挺过他们吗？

老周：出版社炒作伎俩，你还真

信？

小王：当然信。

老周：看你一副鬼魅的笑样，我得小心了。咱们别绕圈子，直奔主题行不行？

小王：好，就请周老师说说，怎么把无名鼠辈力挺成著名作家的。

老周：三句话不离名家。其实，我是想借聊天的机会检讨自己的编辑生涯。二十年前，我写过一部长篇《作家忏悔录》，今天我想聊的是编辑忏悔录。

小王：换句话说，就是“就是钢铁是怎样练成的”。

老周：经你这么一说，我要坚持从自己那些屁事儿说起，就成自恋了。好吧，就从名家开始，小王你只听说周老师力挺谁，没听说周老师毁了谁？

小王：没听说。周老师毁过谁呀？

老周：知道李杭育吗？

小王：有点耳熟，让小王想想。当代文学史上有，短篇小说《最后一个鱼佬儿》的作者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挺红的，和张炜齐名，不知为啥，后来突然就销声匿迹了。

老周：因为被毁了。

小王：被周老师毁的？

老周：先不说李杭育，先说路遥。

小王：周老师毁过路遥？

老周：毁过，但没毁得了。

小王：是听说周老师和路遥有一段恩怨。

老周：说来话长，是上世纪八六年春天的事了。

小王：那是周老师刚去《当代》的第二年。

老周：也就是说，刚当编辑一年，说好听些，是个编坛新人，其实是个毛头小伙，愣头青。路遥当时，已经发表了中篇小说《人生》，连续两届获全国中篇小说奖。一个回乡知青高加林，家喻户晓。地道的著名作家，又在陕西作协任主席——记忆模糊，有可能是副主席，还有可能是《延河》主编。反正我们俩放一起，不成比例，照说，力挺轮不到我，毁也轮不到我。

小王：周老师又谦虚。

老周：那年春天，我去西安组稿。

小王：路遥是周老师的组稿目标。

老周：不是。

小王：那就是贾平凹。

老周：也不是。

小王：那就是陈忠实。

老周：都不是。

小王：有点奇怪。

老周：在《当代》，我分管西北片，看西北五省稿件。不过，只是西北的自然来稿，不包括成名作家。成名

作家都按习惯，由老编辑联系。我去西安，是奔着几个见过来稿，没见过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。所以，在西安，我先结识的是陈泽顺、孙见喜、赵伯涛他们几位。

小王：没听说过。

老周：我当编辑，就喜欢人家没听说过的作者。

小王：周老师老谋深算，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力挺空间。

老周：别打岔。陈泽顺是北京知青，在陕西出版社，后来编辑了《路遥文集》，写过《路遥生平》，很动感情。多年后回北京做了华夏出版社领导，有了一番作为。孙见喜是最熟悉贾平凹的作家，专写贾平凹，成了平凹专业户。赵伯涛的中篇写得真是好，后来在南下大潮中去了海南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很是可惜。

小王：没有一个在小说上成大气，周老师当编辑的眼光不怎么样啊？

老周：的确不怎么样。本来，如果文坛是江湖，中国作协是一个总坛，各地区作协就是一个分坛。编辑去组稿，通常都应该先去拜访分坛主，以示尊敬，也求支持。如果分坛主本身就是作家，更求赐稿。在陕西，要论分坛主，贾平凹算一个，路遥也算一个。

小王：陈忠实不算？

老周：那时候不算。那时候只有贾平凹和路遥。

小王：周老师拜访了吗？

老周：没有。那些天，陕西省文联正开什么代表大会，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都是代表，就安排我在会上混吃混住。正好，贾平凹也在会上，自然就认识了。

小王：自然认识，就不用拜访了。小王插问一句，都说陕西文坛关系复杂，几大山头鼎立，真有其事？

老周：你是想说我先认识了平凹，所以要毁路遥？

小王：小王没说，是周老师自己在说。

老周：我告诉你，很多文学刊物，尤其是作协系统的刊物，都可能在派系恩怨之中。但《当代》没有。《当代》有个传统，老编辑总是会告诫新编辑，编辑和作家，是作品的关系。作家之间的恩怨，跟我们无关。所有作家，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。如果有亲疏，也仅仅因为作品，和恩怨无关。拿陕西来说，陈忠实、贾平凹、路遥，三大巨头，在《当代》眼里，绝对同样尊重。

你笑什么？我是不是脖子变粗了？

小王：周老师突然道貌岸然起来了。据我了解，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是

《当代》首发。贾平凹在《当代》上发表过一些中短篇，但都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。噢，听说最近有一部长篇要发《当代》？

老周：过几天，就不是听说，是已经了。

小王：路遥在《当代》有没有发表过作品？

老周：路遥的成名作就发在《当代》。

小王：是《人生》吗？小王记得是发在《收获》上。

老周：《人生》之前，路遥还有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和《在困难的日子里》，都发在《当代》上。《当代》留有路遥写给老主编秦兆阳的一封信。信上说，自己这部中篇，已经被多家刊物退稿，寄给秦主编，是想请文学圣堂《当代》作最后裁决，如果《当代》也退稿，就说明它的确毫无价值，他就将付之一炬。

小王：打悲情牌？

老周：悲情也好，悲壮也好，都是真诚的，不像现在选秀，是出牌。

小王：没说退出文坛？

老周：还没有进入文坛。

小王：是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？

老周：是的。稿子先是刘茵看，再送秦老终审。秦老说，这个作者很有

潜力嘛,立即请他来北京修改!路遥这部中篇,就是在《当代》编辑部改成的,吃住都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后二楼。改完之后,路遥感叹说,比初写还要费神。

小王:起死回生,费神也值了。

老周:在《当代》发表后,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。

小王:这样说来,路遥算是《当代》培养出来的。

老周:不对,《当代》从来就不说培养作家。不是客气,不是装。你发表了人家的作品,发表过程中有些商榷往来,发稿时候,改些错别字和标点符号,那就是培养人家?作家把稿件赐给了你,还养活了 you,你是不是该叫人爹妈?脖子又粗了?

小王:粗得不多。

作家越大,越脆弱,越经不起退稿

老周:这是原则问题。作家就烦人说自己是被谁培养的。自己说可以,那是客气;别人就不能说,尤其编辑不能说。嘴巴不能说,心里也不能想。你当编辑,给人修改几段,删去几段,加上几段,你以为是润色,甚至是化腐朽为神奇。可在作家看来,说不定是化神奇为腐朽。你指望人感恩戴

德,人家心里边说不定在咬牙切齿。

小王:这回脖子粗大了。

老周:知道王蒙吗?

小王:文学大师,文坛舵主。小王再孤陋寡闻,也不会不知道老王嘛。

老周:王蒙的成名作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当年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秦老当时是《人民文学》执行副主编,他亲自动手做了些修改,就让王蒙很不高兴。在秦老的批判会上,王蒙还因此发言。不仅王蒙不高兴,毛泽东主席还不高兴,动了上怒。先是有人批判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,后来,大势所趋,就迁怒于秦兆阳,认为是秦兆阳把小说改坏了,改成了反党小说。

小王:那还得了,那不成反党分子了?

老周:那时候的学名叫右派。秦老当时还有著名的《现实主义——广阔的道理》,奠定二十多年以后的《当代》基调,一直到今天。那篇文章和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的恩怨,把秦老推向了右派行列。多年以后,秦老已经去世,往事已经如烟,王蒙回忆当年,对秦老修改一事,还耿耿于怀。

小王:在王蒙老眼里,往事并不如烟。小王读过王蒙老的自传《半生

多事》，他对《人民文学》编辑修改《青春万岁》的确耿耿于怀。他的原文是“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”。编辑修改成“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东西”。说实话，我喜欢王蒙老原文。

老周：的确，编辑修改规范了，灵气没了。

小王：那也是你们秦老的大手笔？

老周：不好意思，的确是。不过，我没想到王蒙还记得这么清楚。

小王：扯远了。说路遥吧。

老周：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之后，《当代》还发表了路遥另外一部中篇《在困难的日子里》，是《当代》后任主编何启治责编的。旧事重提，只是想说，路遥和《当代》的渊源其实深过平凹和《当代》，我真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访他。没去拜访，没别的原因，就只是我的个人性格。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，从路遥开始，我从来就没去拜访任何已经著名的作家，从来没有。

小王：周老师很狂啊！

老周：周老师是说，我从来不会为了约稿去拜访著名作家。

小王：还是很狂啊！

老周：不是狂，是心理有缺陷。拜访甚至纠缠著名作家，争取他们赐稿，是编辑的基本功课。当时有四大

美编之说，就是四个著名的美女编辑，在更加著名的作家面前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。还有一些不是美女，但坚韧执着超越美女。当时威震天下的天津作家蒋子龙，就曾经遭遇两女编辑抢稿，犹豫不决之时，去了一趟卫生间，桌面上的手稿就被人抢走了。

小王：像是传说。

老周：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传说也成了历史，历史也成了传说。

小王：这么当编辑，总



有点难受哇。

老周：作家把稿子给了你，怎么向你的竞争对手交待？出台卫生间一类传说，是编辑主动背黑锅，给作家留面子。

小王：真是忍辱负重啊。

老周：在我去西安之前，就有文联出版公司一位女编辑等在西安。她先去西安，是奔贾平凹的《浮躁》。不幸失手，没争过作家出版社。回到北京后，听说路遥有新作，再奔西安。我到西安的时候，她已经苦等了一个多月。据孙见喜他们介绍，手不离香烟，一张脸笼罩在烟雾中。

小王：用得着这么辛苦吗？手提密码箱，当面开箱，哇噻，成捆的现钞！

老周：那时候国家还不富强，创业阶段，编辑没现在好当，要抢稿，只能靠人情，甚至靠低三下四，死皮赖脸。想提密码箱，现钞成捆，不可能。

小王：小王也是说笑。传说中的密码箱抢稿，也太夸张了，而且是照江湖电影来夸张。这边指头蘸着白粉舌头上一舔，然后点头。那边咔嚓开箱，满眼钞票。好，买卖成交。其实，都有银行卡，犯不着老土嘛。

老周：这你就幼稚了。你递给人一张银行卡，有什么视觉冲击力？还

要给人拨通电话银行查询。就算里边有金额，也一定不是作家的。因为没用作家身份证开户，那户头只能是出版社的，编辑的。要想成为作家的，还要一起去银行过户。还要先拿号排队，一看号，您前边还有50位。那心情早没了。这时候，有人打开密码箱，嚯，满眼成捆的现钞，那是什么劲头？这才叫震慑力。

小王：著名作家就被震慑了？没见过钱？

老周：严格说，这种场面很少。有这种魄力和权力的编辑不多，即使是在传说中，整个文坛，也就三两位。遭遇过此等场面的作家，我能够落实的，也就阿来。

小王：阿来被震慑住了？

老周：阿来没见过钱？《尘埃落定》卖北美版权，全是美金。

小王：美金贬值了。

老周：那时候还没有。话说回来，无论是趁蒋子龙上厕所抢走手稿，还是把现金拍在阿来面前，从工作上说，都是很职业的编辑。竞争激烈，编辑难当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就算有失个人尊严，那也是好编辑。但与他们相比，我是不合格的编辑，因为我从业二十多年，都成资深老油子了，还从来没拿到过著名作家的作品。

小王：阿来、王跃文他们不是著名作家？

老周：我拜访他们的时候，还不著名。著名以后，早已是朋友，不用拜访了。

小王：明白了，你忌讳的是“拜访”。

老周：可能我因为出身贫寒，心理自卑。

小王：越说越远。还说毁路遥。你没拜访路遥，那就是路遥拜访你？

老周：当然不会。如果是主编副主编去了，他们会相互拜访。以我当时的身份，不够名家拜访的资格。当时，陕西省作协有位副主席，外国文学方面修养很高，温文尔雅的。我在西安的食宿，就是他安排的。是他告诉我，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，问我有没有兴趣看。

小王：总算说到《平凡的世界》了。

老周：我说，当然有兴趣拜读。记不起我当时激动没有，现在想来，应该很激动。我去西安，原本只希望和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聊出一两篇中短篇，突然得到路遥的长篇小说，那不是天上掉馅儿饼？

小王：应该欣喜若狂才对。

老周：人家女编辑苦等了一个

月，都没给看，我刚下火车，就问有没有兴趣。我是应该欣喜若狂。

小王：不过，小王觉得疑惑，路遥问周老师有没有兴趣，实际上是问《当代》有没有兴趣。要问《当代》，那不如直接给你们主编秦老寄去。

老周：稍微有点名气的作家，都忌讳把稿子寄给编辑部，哪怕是寄给主编。通常他们会写信或者电话（那会儿电话不普及，长途电话算奢侈品）告诉编辑部，问有没有兴趣。如果有兴趣，能不能派编辑前来？

小王：装什么装？怕付邮费？

老周：那时候兴“邮资总付”，作者寄稿，编辑部付钱。

小王：连邮费都不用，更不用装了，干嘛非要让编辑部派人上门来拜读？浪费编辑时间和差旅费嘛！

老周：踢球还讲主客场，投稿也不例外。寄给编辑部，虽然编辑说是赐稿，但寄的过程是投稿，总有点投靠的意思，感觉总有些屈尊。要是编辑上门，那是出版社和刊物来抢稿，至少是讨稿。感觉大不一样。

小王：也太装孙子了吧？

老周：不是装孙子，这是在试探掂量。如果编辑不愿意上门，那说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视。既然你不看重我，我也就不需要投稿，自讨

没趣了。谁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给看重它的人。

小王：这就划了一个圈：你要看重我，我就寄给你，但你不上门来，就不能说明你看重我。你既然已经上门来了，我也就不用寄给你了。还是装孙子。

老周：真不是装孙子，是自我保护。你也写作，应该知道，作品完稿的时候，是作家最脆弱的时候。辛辛苦苦，呕心沥血写完，说是心力交瘁，一点不夸张。看着手稿，却不知优劣，不知生死，不知成败。茫然四顾，孑然一身。

小王：那是我们小作者。

老周：是作家都一样。越著名越困难，越脆弱。小作者完稿之后，信封一装，送邮局就是。有认识的编辑，写上编辑大名；没认识的编辑，写上主编的大名；最普及的，写上编辑部的大名。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，一分钱邮费不花。你看得上，我高兴。看不上，退稿给我，给我份手写体的退稿信，我就当宝贝珍藏。总之，小作家投稿，没有心理障碍。

小王：无名鼠辈嘛，输得起。

老周：著名大作家就不一样，他经不起退稿。

小王：著名作家脸大，丢不起这

个人。

老周：比脸面更重要。就像当妈的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身体极度虚弱。一点风寒，就可能留下终生毛病。所以，我还得重申，这与作家人品无关，与装腔作势无关。每一个职业，每一个人群，都有自己的软肋甚至死穴。作家的职业软肋之一，就在完稿之时。

小王：比方路遥，他要是给秦老写封信，《当代》会怎么做？

老周：会派一个老编辑，有可能是个副主编，领着我这个小编辑直奔陕西，直奔路遥家门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写好之后，就给《当代》去了信。以陈忠实当时的名气，远不如路遥。我记得大家在朝内大街166号掂量，都不敢抱期待，不认为陈忠实一定能够写出一部好的长篇来。但还是决定，派人奔赴西安。

小王：既然不看好，还去什么去？浪费钱财嘛。还不是为了拿到好稿，赚更多的钱。

老周：是为了拿到好稿，但不是为了赚钱。那时候《当代》发行量五六十万册，不考虑经营问题，内部管理也还是大锅饭，没有奖金差别。那些老编辑不管以什么方式组稿，都为的是编辑的荣誉感，比我们现在真的

更崇高。

小王：很少听崇高这个词，真不太习惯了。

老周：其实，老陈虽然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，但《白鹿原》还是有别的选择，还是有别的出版社问他要稿。之所以坚持给《当代》和人文社，还是因为信任。他相信你会尊重他，会善待稿件，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一群职业好编辑。

小王：路遥对《当代》，就没这份信任？路遥怎么不给秦老写信呢？他也没给《收获》写信。他的《人生》是《收获》发的，也应该联系的。

老周：所以不能用他和秦老有不愉快来解释，如同他没给《收获》写信不能说是因为和《收获》不高兴一样。哪儿发他作品就跟哪儿不高兴，路遥像那样的人吗？

小王：这就奇怪了，当初为了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，他给秦老写信的勇气怎么就没了呢？就因为自己已经成名，胆子就变小了？

老周：也许去信问人有没有兴趣，也需要勇气。

小王：就这么给你这么一位小编辑，更需要勇气？

老周：是啊，你这一问倒把我问住了。

小王：周老师在文坛当长老时间长了，考虑问题染上了江湖意识吧？周老师会不会把一个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成江湖了？也许人家路遥什么想法也没有，刚好完稿，还没来得及给秦老写信，恰好周老师就到了，随手也就给了您。就这么简单。

老周：你说得对，还真有可能是我赶得巧。

小王：当然，说随手给了周老师，也是我随口一说。路遥没给文联出版公司的女编辑看，先给周老师看，说到底，还是希望《当代》能够看中。

老周：那些年，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刊物产生影响，读者还不习惯直接阅读图书，所以作家都寻求刊物发表。还有，作协那位副主席，是个好同志，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时，对路遥有极其充分的保护。他说，路遥新作没给《十月》、《收获》，也没给《当代》的领导，是为了寻找知音。之所以问及我，是认为我会是路遥作品的知音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读着就感觉罗嗦

小王：周老师和路遥，以前不是不认识吗？

老周：副主席说，路遥新作，是写底层生活的，很多人不一定理解。但